

劉伯溫秘書

百
天
人

01091





劉伯溫秘書

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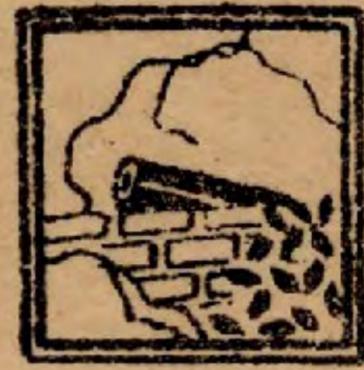
年

奇

畧



上海中華新教育社印行



劉伯溫秘書

百戰奇略提要

此為劉伯溫先生所撰先生為有明開國功臣
熟於兵家言用謀使計有神出鬼沒之妙即本
其所經驗成百戰奇略一書向無刊本茲從藏
書家借得付印當今尚武時代雖用鎗礮而行
陣法律一一必以古為師軍事家手此一編神
而明之自操百戰百勝之效

592.697
674
15

劉伯溫百戰奇略目次

卷一

計戰

謀戰

間戰

選戰

步戰

騎戰

舟戰

車戰

信戰

教戰

卷二

衆戰

寡戰

愛戰

威戰

賞戰

罰戰

主戰

客戰

強戰

弱戰

卷三

驕戰

交戰

形戰

勢戰

晝戰

夜戰

備戰

糧戰

導戰

知戰

卷四

斥戰

澤戰

爭戰

地戰

山戰

谷戰

劉伯溫百戰奇略

目次

797627

攻戰

守戰

先戰

後戰

卷五

奇戰

正戰

虛戰

實戰

輕戰

重戰

利戰

害戰

安戰

危戰

卷六

生戰

死戰

飢戰

飽戰

勞戰

佚戰

勝戰

敗戰

進戰

退戰

卷七

挑戰

致戰

遠戰

近戰

水戰

火戰

緩戰

速戰

整戰

亂戰

卷八

分戰

合戰

怒戰

氣戰

逐戰

歸戰

不戰

必戰

遊戰

圍戰

727877

卷九

聲戰

和戰

受戰

降戰

天戰

人戰

難戰

易戰

離戰

餌戰

卷十

疑戰

窮戰

風戰

雪戰

養戰

畏戰

書戰

好戰

變戰

忘戰





劉伯溫祕書百戰奇畧

卷一

計戰

凡用兵之道。以計為守。未戰之時。先料將之賢愚。敵之強弱。兵之衆寡。地之險易。糧之虛實。計料已審。然後出兵。無有不勝。法曰。料敵制勝。險扼遠近。上將之道也。

漢末劉先主在襄陽。三往求計於諸葛亮。亮曰。自董卓專權。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北投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以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輔。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而其主不能守國。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之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阜國富。不知存恤。知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素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粵。外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

將發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州，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而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後如其計，以成帝業。

謀戰

凡敵始有謀，我從而攻之，使彼計衰而屈服。法曰：上兵伐謀。

春秋時，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齊國之政。齊景公觴之，酒酣，范昭請君之罇酌，公曰：寡人之罇進客，范昭已飲，晏子徹罇，更為酌。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我欲成周公之樂，能為我奏吾為之舞。太師曰：瞑臣不習。范昭出，景公曰：晉大國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者，今將慙吾國，故臣不從也。太師曰：夫成周公之樂，天子之樂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罇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間戰

凡欲征伐，先用間諜，覘敵之衆寡虛實動靜，然後進兵，則大功可立，戰無不勝。法曰：無所

不用問也。

周將韋叔裕字孝寬。以德行守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賂者。遙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知之。齊相斛律光字明月。賢而有勇。孝寬深忌之。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曲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推自潰。榘木不扶自立。令謀者多賚此文。遺之於鄴。祖孝正與光有隙。既聞。更潤色之。明月卒。以此見誅。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大舉兵伐之。遂滅齊。

選戰

凡與敵戰。須要選揀勇將銳卒。使為先鋒。一則壯我志。一則挫敵威。法曰。兵無選鋒者。北。漢建安十二年。冀州袁尚袁熙奔上谷郡。烏桓數入塞為害。曹操征之。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潦。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導。操從之。率兵出盧龍塞。水潦道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剛平。鮮卑庭。東陷柳城。未至二百里。敵方知之。袁尚熙等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比之。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敵遇。

衆甚盛。操輜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而望，見敵軍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敵衆大潰，斬蹋頓及名王以下者，其降漢者二十餘萬口。

步戰

凡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邱林險阻草木而戰。則勝。若遇平陽之道，須用拒馬鎗為方陣。步人在內，馬步軍人中分為駐隊戰隊。駐隊守陣，戰隊出戰。戰隊守陣，駐隊出戰。敵攻我一面，則我兩哨出兵從傍以掩之。敵攻我兩面，我分兵從後以擣之。敵攻我四面，我為圓陣。分兵四出以奮擊之。敵若敗走，以騎兵追之。步兵隨其後，亦必勝之。方法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邱陵險阻。如無險阻，令我士卒為行馬蒺藜。

五代史：晉將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易敵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隔新州。德威復取不克，奔歸幽州。契丹圍之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聞之，約李存勗步騎七萬會于易州以救之。乃自易州北行，踰大房嶺，循澗而東。嗣源以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為先鋒，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騎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

因躍馬奮過，三人其陣，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勗命步兵伐木為鹿角陣，人持一枝以成寨。契丹環寨而過，寨中萬弩齊發，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道，將至幽州，契丹列陣以待之。存勗命步兵陣於後，戒勿先動。令羸卒曳柴燃草以進，烟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兵多少，因鼓入戰。存勗乃趣後陣起而乘之。契丹遂大敗，席卷其軍，自北山口遁出，俘斬其首級萬計，遂解幽州之圍。

騎戰

凡騎兵以步兵戰者，若遇山林險阻陂澤之地，疾行急去，是必敗之地。勿得與戰，欲戰須得必陽平之地，進退無礙，戰則必勝。法曰：陽地則用騎。

五代史：唐莊宗救趙，與梁軍相拒於栢鄉五里，營於野。河北晉兵少，梁將王景仁將兵雖多而精銳亦少。晉兵望之色動，周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耳，退而告之。」莊宗曰：「吾提孤兵出千里，利在速戰。今若不乘勢急擊之，使敵人識我之衆寡，則計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皆守城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蓋平原曠野之中，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近營門，非吾之所長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

者。德威乃請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將。不速戰。非却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噍類矣。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遊兵。問景仁何為。曰。治舟數百。將以為浮梁。德威乃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乃遣騎三百。扣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一千繼之。王景仁怒。悉以其軍出。德威與之轉鬪十里。至於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制勝之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與諫。德威又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既速。必不暇齎糧。縱其能齎。有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飢渴。其軍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至未申時。梁軍中煙塵大起。德威鼓譟而進。梁軍大敗。

舟戰

凡與敵戰於江湖之間。必有舟楫。須居上風上流。上風順風。用火以焚之。上流者。隨勢使戰。艦以衝之。則戰無不勝。法曰。欲戰者。無迎水流。

春秋吳子伐楚。楚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戰。以巨艦衝突。吳軍勢弱。難以相拒。遂至敗績。

車戰

凡與步騎戰于平原曠野。必須用偏箱鹿角。為方陣以戰。則勝。所謂一以治力車。一則前拒。一用整束部伍也。法曰。廣地則用車軍。

晉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為敵所沒。河西斷絕。每每帝有西顧之憂。臨朝而嘆曰。誰能為我通涼州。討此賊者乎。朝臣莫對。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若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畧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對曰。臣請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類何足滅者。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隆募腰關弩三十六鈞。立標陳試。自旦至日昃。得二千五百人。隆曰。足矣。隆以是率其眾。西渡溫水。虜木機能等。以眾萬騎。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用鹿角車。地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隆到武威。獲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

平。餘衆歸隆。前後誅殺及降附者數萬。又率善戍沒骨能等。與木機能等戰。斬之。涼州遂

信戰

凡與敵戰。士卒蹈萬死一生之地。而無悔懼之心者。皆信令使然也。上好信以任誠。則下用情而無疑。故戰無不勝。法曰。信則不欺。

三國魏帝自伐蜀歸長安。遣司馬懿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二十萬。潛軍密進。窺伺劍閣。蜀相諸葛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住險要。十二更下者八萬。時魏軍始陣。代軍適交。秦佐城以賊衆強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行以併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鵠立而計日。雖臨征赴難。義所不廢。皆惟令去。以是去者皆悅。願留一戰。征者奮勇。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未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劍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司馬懿。一戰大克。信之由也。

教戰

凡欲興師。必先教戰。三軍之士。素習離合聚散之法。備諳坐作進退之令。使之遇敵。視旌

麾以應變。聽金鼓而進退之。如此則戰無不勝。法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春秋時魏將吳起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教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
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
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
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教習，乃授其兵，神而明之，是為將軍。



劉伯溫祕書百戰奇畧

卷二

衆戰

凡戰若我衆敵寡不可戰於險阻之間。須要平陽寬廣之地。聞鼓則進。聞金則止。無有不勝。法曰。用衆進止。

晉元帝時。秦苻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與晉將謝元相拒。元使謂苻堅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耶。請君稍却。使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無令得過。我以鐵騎數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以為然。遂揮兵使却。堅衆因自亂而不止。於是謝元與謝琰。桓伊等。以精銳八千渡淝水。右軍拒張耗。小退。元琰仍進兵。戰於淝水南。堅衆大潰。

寡戰

凡戰若以寡敵衆。必以日暮。或伏以深草。或邀於隘路。戰則必勝。法曰。用少者務隘。

北史西魏大統三年。東魏將高歡渡河逼華州。刺史王霸嚴守。乃涉洛軍於許原西。西

魏遣將宇文泰拒之。泰至渭南，即遣人造浮橋於渭南。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齊六十餘里。高歡率兵來會，候騎告齊兵至，泰召諸將議。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爭也。宜至陳北東十里，有渭曲可據以待之。」遂迫至渭曲，背水東西為陣。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之中。聞鼓聲而起，日晡，齊君至，望見軍少，爭進，卒亂而不成列。兵將交，泰鳴鼓，士卒皆起，于謹等以大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為二，遂大破之。

愛戰

凡與敵戰，士卒甯進死而不退，生者皆將之恩惠使然也。三軍知在上之人愛我如子之至，則我愛上如父之極，故陷危亡之地而無不願死報上之德。法曰：視民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春秋魏將吳起為西河太守，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曰：「子卒也，今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于敵。吳公今又吮吾子，妾不

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用兵廉平，得士卒心，使守河西，與諸侯大戰七十
六，全勝六十四。

威戰

凡與敵戰，士卒前進而不敢退後，是畏我而不畏敵也。若敢退而不敢進者，是畏敵而不
畏我也。將使士卒赴湯蹈火而不違者，是威嚴使然也。法曰：威克厥愛，允濟。

春秋齊景公時，晉伐阿鄆，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嬰乃薦田穰苴為將，曰：穰苴雖田
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乃召穰苴，與語兵事，大悅之，以為
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
百姓不親，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以。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
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旦日日中會軍門。穰苴先馳至軍中，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
為將己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要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苴則破表決漏，
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既定，夕時賈乃至。苴曰：何為後期？賈對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
故留。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陣之日，則忘其親；授桴鼓之日，則忘其身。今敵國

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垂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皆股栗。久之。景公遣使持節救賈。馳入軍中。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云何。對曰。當斬。使者大懼。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殺其僕之佐騎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事。士卒次舍井灶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以享士卒。平分糧食。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渡河而解。以是苴乃率衆追擊之。遂取回所亡邦內故境。率兵而歸。

賞戰

凡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卒爭先登。白刃始合。士卒爭先赴者。必誘之以重賞。則敵無不克。馬法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三國曹操。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賞有功者。若勳勞宜賞。則不吝千金。如無功妄施。則分毫不與。故能每戰必勝。

罰戰

凡戰使士卒遇敵敢進而不敢退。有退一寸者必懲之以重刑。故可以取勝也。法曰。罰不遷列。

隋大將楊素御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對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數十人。滾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三百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進復還如向者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

主戰

凡戰若彼為客我為主不可輕戰。為吾兵安士卒順家當集人聚谷保城備險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俟其困敝而擊之則無不勝矣。法曰自戰其地為散地。

北史後魏武帝親征後燕慕容德於鄴城。前軍大敗績。德又欲攻之。別駕韓諱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有不能攻者四。燕有不能動者三。德曰何故。諱曰。魏垂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致其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必固。

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修，敵來未備。三不宜動。此乃兵家之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佚待勞。彼千里饋餉，野無所掠。久則三軍糜費，攻則士卒多斃。師老釁生，起而圖之，可以捷也。德曰：別駕之言，真平良策也。

客戰

凡戰若彼為主，我為客。惟務深入。深入則為主者不能勝矣。謂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法曰：深入則專。

漢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欲下井陘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衆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韓信涉西河，獲魏豹，擒夏說，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風聲所及，足以奪人。其鋒何可當也。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必在後，願足下假臣以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能進，退不能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懸麾下。願君留意，否則必為所擒。成安

君以為義兵，不聽其策，果被殺。

強戰

凡與敵戰，若我衆強，可偽示怯弱，以誘之來，與我戰。吾以銳兵擊之，其軍必敗。法曰：能而示之不能。

戰國趙將李牧，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宰數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後與將士約曰：匈奴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者，斬。匈奴每入盜，輒入收保，不與戰。如是數歲，無所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還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謂李牧，李牧如故。趙王召之，使人代牧將。歲餘，匈奴來，每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於是復請牧，牧稱疾杜門不出。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若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李牧遂往，至如故約。匈奴來，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曰：得賞賜不用，皆願一戰。于是乃具選車，得一千三百乘，選騎得一萬三千匹，百鈞之士五萬人，控弦者十萬人，悉勒兵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來，佯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以擊之，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單

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犯趙邊。

弱戰

凡與敵戰。若敵衆我寡。敵強我弱。須多設旌旗。倍增火竈。示強於敵。使彼莫能測我衆寡。強弱之形。則敵必不輕與我戰。我可速去。則全軍遠害。法曰。強弱形也。

後漢羌戎反。寇武都。鄧太后以虞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嶠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曰。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抄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倍道兼行。日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迫。或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云。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百里。何也。詡曰。敵人衆多。吾今兵少。吾之增竈。使敵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示弱。吾今示強。勢有所不同。故也。

劉伯溫秘書百戰奇畧

卷三

驕戰

凡敵人強盛，未能必取，須當卑辭厚禮，以驕其志，候其有釁隙可乘，一舉可破。法曰：卑而驕之。

蜀將關公北伐，擒魏將于禁，圍曹仁於樊。吳將呂蒙在淶口，稱疾詣建業。陸遜往見之，謂曰：關某接境如何遠下，後不堪憂也。蒙曰：誠如君言，然我病篤。遜曰：關某矜其驕氣，凌鑠於人，禁等為水所淹，非戰守之失，于國家大計，未有所損。又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若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關某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布，兼始有攻，膽氣益堅，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卿病誰可代者。蒙曰：陸遜思慮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人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都督代蒙。遜至淶口，與關公書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與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想遂席卷，共獎王綱。某不

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等見獲，遐邇欣嘆，以為將軍之功足以長世。雖疇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授趙之畧，蔑以尚之。聞徐晃等步騎駐旌，望窺麾葆，操滑賊也，忿不思難，潛增衆以逞其志。雖云師老，猶有悍騎，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將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某書生疎遲忝所不堪，嘉隣威德，樂自傾蓋。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公覽書，有謙不自託之意，遂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啟後狀，陳其可擒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

交戰

凡與敵戰，傍與鄰國，當卑辭厚賂以結之，引為己援。若我攻敵人之前，彼特其後，則敵人必敗焉。法曰：衢地則合交。

三國後漢關公圍曹仁于樊，魏遣左將軍于禁等以救之。會漢水暴起，關公於舟兵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是時漢帝都許昌，操以為近敵，欲徙河北以避其鋒。司馬懿諫曰：禁等為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使遷都，既示弱於敵，又淮沔之人，俱不安矣。孫權劉備，外雖親而內實疎，今關某得意，權必不願也。可諭孫權，令

猗其後，則樊圍自解矣。操從之，遣使結權。權遣呂蒙等西襲公安南郡，拔之。公果棄樊而去。

形戰

凡與敵戰，若彼衆多，則設虛形以分其勢。彼不敢不分兵以備我，敵勢既分，其兵必寡。我專為一，其卒自衆，以衆擊寡，無有不勝。法曰：形人而我無形。

漢季建安五年，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郭圖、郭于瓊、顏良攻曹將東郡太守於白馬。紹率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曹操北救延。荀攸說操曰：「今兵少不可敵，若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河，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紹聞兵渡，既分兵西應之，操乃率軍兼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迎戰。操使張遼、關公前登，擊破之，斬顏良，遂解白馬之圍。

勢戰

凡戰，所謂勢者，乘勢也。因勢有破滅之勢，則我從而迫逼之，其軍必潰。法曰：因勢破之。晉武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惟羊祜、杜預、張華與帝合。祜病，舉預自代。及祜卒，

拜預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既至膳兵甲耀武威遂簡精銳襲破吳西陵都督張政乃啟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於明年方欲大舉預上表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之利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之失故阻之耳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較之後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之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添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于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時帝與張華圍棋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強吳王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恐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陳兵江陵遣周旨伍巢等率奇兵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遂獲吳都督孫歆既平上流於是湘江以南至於交廣吳之州郡望風歸附預仗節宣詔而撫綏之時諸將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能盡滅今大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併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逕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孫皓

晝戰

凡與敵晝戰，須多設旌旗，以為疑兵，使敵莫能測其衆寡，則勝。法曰：晝戰多設旌旗。春秋，晉侯伐齊，齊侯登山以望晉師，晉人使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遂逃歸。

夜戰

凡與敵戰，夜間須多用火鼓，所以變亂敵之耳目，使其不知所以備我之計，則勝。法曰：夜戰多火鼓。

春秋，越伐吳，吳人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為左右二軍，乘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分而禦之，越為中軍，潛步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備戰

凡出師征討，行則備其邀截，止則禦其掩襲，營則防其偷盜，風則恐其火攻，若此設備，有勝而無敗也。法曰：有備不敗。

三國，魏大將吳鱗征南，兵到精湖，魏將滿寵帥諸將左前，與敵夾水相對，寵謂諸將曰：

今夕風甚猛。敵必來燒營。宜早為備。諸軍皆驚。夜半。敵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大破之。

糧戰

凡與敵對壘。勝負未決。有糧則勝。若我之糧道。必須嚴加守護。恐為敵人所抄。若敵人餉道。可分銳兵以絕之。敵既無糧。其兵必走。擊之則勝。法曰。軍無糧。食則亡。

漢末。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遣軍糧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士許攸貪財。紹不能用。奔歸操。因說操曰。今袁紹有輜重萬餘乘。而乏嚴備。今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矣。操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旂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人負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抄掠後軍。遣軍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即放火。營中驚亂。大敗。紹棄甲而遁。

導戰

凡與敵戰。山川之平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知其利。而戰則勝。法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理。

漢武帝匈奴比歲入寇。所報掠甚衆。元朔五年春。令衛青將三萬騎出塞。匈奴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遂醉卧帳中。漢兵夜至。圍右賢王。遂大驚。獨與其愛妾一人。騎兵數百。潰圍夜逃北去。漢遣輕騎校尉郭成等追四百里。弗及。得裨將數百人。男女五千餘口。畜馬數千百萬。於是青率兵而至。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皆用校尉張騫。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人導軍。知善水草處。大軍得以無飢渴之患。

知戰

凡興兵伐敵。所戰之地。必預知之。師至之日。能使敵人如期而來。與戰則勝。知戰地。知戰日。則所謂備者專。所守者固。法曰。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戰國魏與趙攻韓。韓告急于齊。齊用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涓追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魏地三日。士卒亡者過

半矣。乃棄其步軍，與精銳奇兵，倍道兼行逐之。孫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木，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命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涓追至，見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



劉伯溫祕書百戰奇畧

卷四

斥戰

凡行兵之法，斥堠為先。平易用騎，險阻用步。每五人為甲，人持一白旗。遠則軍前後左右，接續候望。若見賊馬，以次轉近。告白主將，令眾預為之備。法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漢宣帝時，先零諸羌叛，犯邊塞，攻城邑，殺長史。時後將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預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屬之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羌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夜渡，渡輒營陣。會明，遂以次渡。羌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至，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為其誘兵也。擊羌以滅殄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中勿擊，遣騎候望，四望陜中無羌。夜半，兵至洛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戎不能為矣。使彼發數千人，杜守四望，陜中兵眾，豈得入來。充國嘗以遠斥堠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平先零。

澤戰

凡出軍行師，或遇阻澤比毀之地，宜倍道兼行，速過不可稽留也。若不得已，與不得出其地，道遠日暮，宿師於中，必就地形之環龜，都中高四下為圓營，四面受制。一則防水潦之厄，一則備四圍之寇。法曰：歷沛澤，堅守環龜。

唐甘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詔吏部尚書右衛大將軍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軍次單于界，比暮已立營，塹濠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曰：「吏士安堵，不可擾不聽。」徙之比夜，風雨雷霆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歎。因問何以知其有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毋須問我所由知也。」

爭戰

凡與敵戰，若有形勢便利之處，宜爭先據之，以戰則勝。若敵人先至，我不可攻，候其自變，則擊之乃利。法曰：爭地勿攻。

三國魏青龍二年，蜀丞相諸葛武鄉侯出斜谷，並由于蘭坑。是時魏將司馬懿屯渭河，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俱不謂然。淮曰：「若亮跨登渭原，連兵山北，隔絕隴。」

道。搖蕩民心。此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遂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淮將皆以為欲攻西國。淮獨以亮見形于西。欲使兵衆應之。必攻耳。其夜果攻陽燧。因有備不敗。

地戰

凡與敵戰。三軍必要得其地利。則可以寡敵衆。以弱敵強。所謂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利。勝之半也。此言既知彼。又知己。但不得地利之助。則亦不能全勝。法曰。天時不如地利。

晉武帝討南燕。慕容超召羣臣議拒晉師。公孫五樓曰。晉師勁果。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擊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以沮其銳氣。可徐揀精兵二千騎。循山而南。絕其糧道。別遣段暉。率諸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者。依險自固。較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人來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此中策也。若縱賊入峴。出城迎戰。下策也。超曰。京都富盛。戶口衆多。非可以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據五湖之強。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

馬萬羣。縱令過峴。至于平地。徐以精兵蹂之。必成擒也。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十里而軍。軍壘固成。用馬為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倘縱賊入峴。必自貽窘迫。昔趙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終屈于韓信。諸葛瞻不守劍閣之險。卒迫于鄧艾。誠以天時不如地利也。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趙又不從。為攝莒梁父二戍。修城揀士馬。蓄銳以待之。其夏。晉師已東克。趙遣其左軍段暉等。率步騎五萬。進據臨衢。俄而晉師渡峴。慕容超懼。率兵四萬。就段暉等於臨衢。戰敗。超奔廣固。數日而拔。燕地悉平。

山戰

凡與敵戰。或居山林。或居平陸。須居高阜。恃於形勢。順於擊刺。便於奔衢。以戰則勝。法曰。山上之戰。不仰其高。

戰國秦伐韓。韓軍於趙。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頗對曰。道遠路狹。難救。及召樂乘而問曰。可救否。乘對如頗言。又問趙奢如前。奢曰。道遠險狹。譬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兵去趙國都三十里。固壘不進。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有一人諫。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

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非趙地也。趙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晝夜至。秦將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入諫。趙奢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曰：請受刑。奢曰：須後令。及至邯鄲，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曰：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兵，遂解其圍。

谷戰

凡行軍，越過山險而陣，必依附山谷。一則利水草，一則附險固以戰，則勝。法曰：絕山依谷，後漢將馬援為隴西太守，三降羌，與塞外諸種為寇，殺長史，援將四千人往擊之。至氐道縣地方，羌衆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羌。羌衆遂窮困，其豪帥數十萬戶，俱亡走塞外。其餘諸羌將兵悉降附焉。此是羌衆不知依谷之利而取敗焉。

攻戰

凡戰，所謂攻者，知彼者也；知彼有可破之理，則出兵以攻之，無有不勝。法曰：可勝者攻也。三國，魏曹操遣朱公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敗歸，使作內應。

吳將名呂蒙謂曰野田肥若一收熟。彼衆必爭。如是數歲。則操難制矣。亟宜早除之。乃具陳進兵狀。於是孫權親征。一朝夜至。名問諸將計策。諸將皆勸作高壘以拒之。然治壘必歷月日乃成。蒙曰。彼城備已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或淹留經日。必須盡還。還道艱難如此。蒙切危之。徐觀此城。不甚堅固。以吾三軍之銳氣。乘之四面合攻。不移時可破。及水未漲而歸。全勝之術也。吳主權從之。蒙乃薦甘甯為外城都督。率兵攻其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桴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加蒙功。即拜為廬江太守。

守戰

凡戰。所謂守者。知己者也。知己未有可勝之理。我且固守以待敵之有可破之時。則出兵以攻之。無有不勝。法曰。知不可勝則守。

漢景帝時。吳楚七國反。以周亞夫為太尉。東擊吳楚七國。因自謂於上曰。楚兵剽勁。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至。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於亞夫。亞夫率兵東北走昌邑。堅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救。梁

上書於景帝。帝詔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高侯等將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亞夫軍驚亂。自相攻擊。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自定。吳兵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吳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兵飢。乃引退。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之丹徒。漢兵因乘勝極力追擊。盡獲之。降其郡縣。亞夫下令曰。有得吳王者賞千金。月餘。越人斬首以告。凡相攻守七月。而吳楚悉平。

先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初來。陣勢未定。行列未整。先兵以急擊之。則勝。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春秋。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請急擊之。公弗許。及既濟而未成列。子魚復請。公復不之許。迨楚既成列而戰。果不勝。

後戰

凡敵人若行陣。整而且銳。未可與戰。宜堅壁以待之。候其陣久。氣衰。起而擊之。無有不勝。

法曰。後於人以待其衰。

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郡。竇建德悉衆來救。太宗守武牢以拒之。建德陣汜水東。彌亘數里。諸將皆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以望之。顧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渡險而驚。是軍無政。今遇城而陣者。有輕我之心也。我且按兵不動。待彼氣衰。陣久卒飢。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陣。自卯至午時。卒飢倦。皆列坐。又爭飲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騎賊陣之西。馳而南。誠曰。賊若不動。止宜退歸。如覺其動。宜率東出。士及纔過。賊衆果動。太宗曰。可擊矣。乃命騎將建旂列陣。自武牢乘高入南山。循谷而東。以掩賊背。建德遽率其陣。却止東原。未及整兵。太宗縱輕騎擊之。所向披靡。程咬金等衆騎纏幡而入。直突出陣後。齊張旂幟。表裏俱奮。賊衆大潰。生擒建德。

劉伯溫秘書百戰奇畧

卷五

奇戰

凡戰所謂奇者，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交戰之際，驚前掩後，衝東擊西，使敵莫知所備，如此則勝。法曰：敵虛則我必為奇。

三國魏景元四年，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宣王指授節度使鄧艾與蜀將姜維相綴連於雍州。刺史諸葛緒邀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洪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退還。頌等躡於山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里，聞緒軍却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還，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書，今維已摧折，宜遂從陰平，由邪徑，經劍閣，漢陽德亭，趣涪，去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艾自陰

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路，作梁閣。山高谷深，而行甚艱難。糧運將匱，頻至危殆。艾以羶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登。至油江口，蜀守相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待艾。艾遣子鄧忠出其右，司馬師纂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敵未可勝也。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奮勇大破之。瞻死，進軍漢中。後主遣使請降，遂併蜀。

正戰

凡與敵戰，若道路不能通，糧餉不能進，計謀不能誘，利害不能感，須用正兵。正兵者，揀士卒，利器械，明賞罰，信號令，且戰且前，則勝矣。法曰：非正兵，安能致遠。

斷法與卷一車戰同。

虛戰

凡與敵戰，若我勢虛，當偽示以實形，使敵莫能測其虛實所在，必不敢輕與我戰。則我可

以全師保軍。法曰：敵不敢與我戰者，乘其所之也。

三國蜀將諸葛亮在陽平道，魏延諸將并兵東下，亮惟留萬餘軍守城。魏將司馬懿率

二十萬眾相拒。與延軍錯道。徑前當亮軍六十里。候還白懿云。亮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軍垂至。恐與已相逼。欲赴延軍。相去又遠。勢不能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命軍中。皆掩旂卧鼓。不得妄出。又令大開四門。掃地却灑。懿嘗謂持重。而復見示以弱勢。疑其有伏兵。於是率眾北趨山。明日食時。亮與參伍拍手大笑曰。司馬懿謂吾示怯。將有伏兵。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之。深以為恨。

實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勢實。我當嚴兵以備之。必敵人不敵。輕動。法曰。實而備之。

三國蜀先主為漢中王。拜關公為前將軍。假節鉞。屯江陵。是歲。公留兵屯安南郡以備吳。而率兵攻魏將曹仁於樊城。曹操遣于禁等救仁。秋大雨。漢水泛溢。禁所督七軍皆沒。于禁降。龐德被擒。梁郟陸渾羣盜。或遙受公印。號為支黨。公威震華夏。

輕戰

凡與敵戰。必須料敵詳審。而後出兵。若不計而進。不謀而戰。則必為敵所敗矣。法曰。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

春秋晉文公與楚戰。知楚將子玉剛忿褊急。文公遂執其使宛春以撓之。子玉怒。遂乘晉軍。楚師大敗。

重戰

凡與敵戰。須務持重。見利則動。不見利則止。慎不可輕舉也。若此。則必不陷於死地。法曰。不動如山。

與後利戰同斷。

利戰

凡與敵戰。其將愚而不知變。可誘之以利。彼貪利而不知害。可設伏兵以擊之。其軍可敗。法曰。利而誘之。

春秋楚伐絞。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行。樵採者以誘之。從之。絞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而覆山下。大敗之。

害戰

凡與敵各守疆界。若敵人寇抄我境。以撓邊民。可於要害處。設伏兵。或築障塞以邀之。敵

必不敢輕來。法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唐時朔方總管沙叱忠義為突厥所敗，詔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賊已出，率兵躡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祀，然後引兵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厥，張仁愿請乘虛取漢南，河上築三受降城，絕兵南寇路。唐體景以為西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許之。表留歲滿以助力，咸陽人二百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栗，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為西城南直，靈武為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拒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遠，又於牛頭廟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

安戰

凡敵人遠來氣銳，利於速戰。我深溝高壘，安守勿應，以待其敝。若彼以事撓我，求戰亦不可應。法曰：安則靜。

三國蜀諸葛亮率眾十餘萬，出斜谷，壘於渭水之南。魏遣大將司馬懿拒之，諸將欲往

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集在渭南，此所必爭之地也。遂率軍而濟，背水為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循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列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懿知其必敗，時魏主以亮率軍遠入，利在速戰，每命懿持重以俟其變。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遺懿以巾幗婦人之飾，懿終不出。懿弟子孚書問軍中事，懿復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多決，好兵而無權，雖持兵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旂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以歸師不之迫，以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食甚眾。懿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為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食，今皆棄之，豈有人損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使軍士三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履前行，蒺藜著履，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已死。時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能走生仲達。懿曰：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故也。

危戰

凡與敵戰，若陷在危亡之地，當激勵將士，決死而戰，不可懷生則勝。法曰：兵士甚陷，則不

懼。

後漢將吳漢討公孫述。進入提攜界。諸縣皆城守。漢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攻。須轉營迫之。俟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不聽。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別將劉回將十餘萬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大驚。責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悖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矣。幸無他者。急率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遣其將謝豐袁吉將眾十餘萬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回。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圖之。漢召諸將勵之曰。吾與諸公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境。今至其城下。而與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禦之。若能同心協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以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幡旂。使煙火不絕。是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兵攻江南。漢悉兵迎。

戰自旦至晡。遂大敗之。斬謝豐、袁吉。以是率兵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狀以聞。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擊公。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兵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以是漢與述戰於成都廣都之間。八戰八克。遂進軍於廓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陣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蜀遂平。

劉伯溫秘書百戰奇畧

卷六

死戰

凡敵人強盛，吾士卒疑惑，未肯用命，須置之死地，告令三軍，示不獲已，殺牛燔車，以享將士，燒棄糧食，填夷井竈，焚舟破釜，絕去其生路，則必勝。法曰：必死則生。

秦將章邯既破楚將項良軍，以為楚地之軍不足憂矣，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是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兵敗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楚懷王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裨將，救趙。諸別將皆屬焉。宋義行至安陽，留四十餘日不進，遣其子宋襄相齊，自送之無鹽，飲酒高會。項羽曰：今國兵新破，楚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諸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項羽晨朝，即其帳中，將宋義斬之，下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羽誅之。是時諸侯俱懼服，莫敢支吾，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叛亂，即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襄及之齊，殺之，使只報命於懷王，因命項

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焉。項羽以殺宋義，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率二萬軍渡江救鉅鹿。戰不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兵渡江，沉舟破釜，甌持三日糧，燒廬舍，以示士卒必死，無生心。乃圍王離，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勇，虜王離。當是時，楚兵及諸侯軍救鉅鹿者，無不以一當十。楚兵呼聲動天地，諸侯人人惴恐。於是大破秦軍。

生戰

凡與敵戰，若地利已得，士卒已陣，法令已行，奇兵已設，要當割棄性命而戰，則勝。若為將臨陣畏幸，欲幸生，必為所殺。法曰：幸生則死。

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之，與戰於敖部。若高之間，晉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欲敗而先濟，故將士心懈，卒不可勝。

飢戰

凡興兵征討，深入敵境，芻糧乏闕，必須分兵抄掠，據其倉廩，奪其蓄積，以繼軍餉，則勝。法曰：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北史後周將賀若敦率兵渡江取陳湘州陳將侯瑛討之秋水氾溢江路遂斷糧既絕人懷危懼敦以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瑛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聚沙土以米覆之召側近村人佯有訪問隨即遣之瑛等聞之以糧為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瑛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乘輕舟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其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舡伏甲兵於中瑛兵望見謂餉船至逆水爭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者乘馬投瑛瑛輒納之敦乃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舡中人以鞭鞭之如是者再馬畏舡不敢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詐投瑛軍瑛遣兵迎接爭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擒殺之後有饋餉及亡奔瑛者猶恐是敦設詐兵不敢受相持歲餘瑛不能制

飽戰

凡敵人遠來糧食不繼敵飢我飽可堅壁不戰持久以敵之絕其糧道彼若退走密遣奇兵邀其歸路縱兵追擊破之必矣法曰以飽待飢

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於東河太宗往征之謂諸將曰金剛垂軍

千里入吾境地。精兵驍將皆在於此。武周自據太原，專寄金剛，以為援蔽。金剛雖眾，內實空虛，擄掠為資，意在速戰。我當堅營壁以待其飢，不宜速戰。於是遣劉琪等絕其糧道，其眾遂餒，金剛乃遁。

營戰

凡與敵戰，若便利之地，敵先結陣而據之，我后去趨戰，則我勞而為敵所勝。法曰：后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晉司空劉琨遣將軍姬澹率兵十餘萬討石勒。勒將拒之，或諫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且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異勢，必獲全勝。勒曰：澹軍遠來，體疲力竭，犬馬烏合，號令不齊，一戰可勝也。何強之有？援又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若澹乘我之退，邀擊顧身無暇，焉能深溝高壘乎？此所謂不戰而自取滅亡之道也。遂斬諫者，以孔長為前鋒都督，令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為二伏。勒率兵與澹戰，偽收眾而北。澹縱兵追之，伏發夾攻，澹大敗而退。

佚戰

凡與敵戰不可恃已勝而放佚當益加嚴勵以待敵佚而就勞法曰有備無患斷與後說同

勝戰

凡與敵戰不可因我勝彼負而生驕惰當日夜嚴備以待之敵人雖來有備無害法曰既勝若否

秦二世時楚項梁使沛公項羽別攻襄城屠之西破秦軍漢陽東秦收兵入漢陽沛公項羽及攻定陶因西畧地至雍邱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進諫於梁曰戰勝而卒惰將驕者敗今兵少惰矣而秦日益強臣為君畏之梁弗聽而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曰公時見武信君乎曰然曰今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兵益章邯擊楚軍大敗之項梁死

敗戰

凡與敵戰若彼勝我負未可畏怯須思害中之利當整勵器械激揚士卒候彼懈怠而擊之則勝法曰因害而患可解也

晉末河間王顥在關中遣張方討長沙王方率眾人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將軍皇甫商拒之方潛軍破商遂入洛陽商奉惠討之於城內方軍望見乘輿於是少怯方止之不可得眾遂大敗殺傷滿衢巷方邀壁於三十里橋人皆挫衄無復固志多勸方夜遁者方曰兵之利鈍是常事耳猶貴因敗以為成我當更前作壁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前進逼洛陽城七里商既新捷不以為意忽聞方壘成乃出戰遂大敗而退。

進戰

凡與敵戰若審知敵人有可勝之理則宜速進兵以擣之無有不勝法曰見可則進

唐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擊破突厥頡利可汗走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歸附以靖往迎之頡利雖外請朝謁內懷遲疑靖揣知其意時詔遣鴻臚卿唐儉德等往慰問之靖謂副使張公謹曰詔使到彼彼必自安若率萬騎賫三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德輩何足惜哉遂督兵疾進行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皆停以隨軍頡利見使者至大

悅不虞官軍李靖前鋒乘霧而行去其牙帳七里頡利始覺列兵未及陣靖縱兵擊之斬萬餘首級俘男女七十餘萬擒其子曩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為大通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

退戰

凡與敵戰若敵眾我寡地形不利力不可爭當急退以避之可以全軍法曰知難而退三國魏將曹爽攻蜀司馬懿同行出絡谷次於興元蜀將王琳乘夜襲擊懿令堅卧勿動琳退懿謂諸將曰費禕據險拒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急宜旋軍以為後圖爽等遂退禕果馳兵趣三嶺爭險爽等潛師越險乃得退



劉伯溫秘書百戰奇畧

卷七

挑戰

凡與敵戰營壘相遠，勢力相均，可輕騎挑攻之，伏兵以待之，其軍可破。若敵用此謀，我不可以全軍擊之。法曰：遠而挑戰，欲敵人之進也。

十六國姚襄據黃洛，符堅遣將符黃眉、鄧差等率步騎討襄。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差曰：襄性剛愎，易以撓動。若長驅一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敵，一戰而可擒也。黃眉從之，遣差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銳出戰。差偽不勝，率騎而退。襄追之於三原，差回拒襄，而黃眉至，大戰，斬之，俘其眾。

致戰

凡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能赴戰。則我勢常實，多方以致敵之來。我據便地以待之，無有不勝。法曰：致人而不致於人。

後漢建武四年，光武詔耿弇悉收集降附結部曲，置將吏。弇率騎都尉劉歆、泰山太守

陳俊將兵而東。張步聞之，使其將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而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奔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聞祝阿已潰，大恐，遂空壁亡去。費邑分兵遣其弟費敢守巨里。奔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後三日，悉力攻巨里城。陰綏生口亡歸，以奔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來救。奔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又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為？則分兵守巨里，自帥精銳上岡坂，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既而取首級以示巨里。城中恐懼，費敢亡歸。張步奔悉收其積聚，縱兵攻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齊南。」

遠戰

凡與敵阻水相拒，我欲遠渡，可多設舟楫，示之若近濟，則敵必併眾應之。我出其空虛以濟，如無舟楫，可竹用木蒲葦罌，銚食囊槍杆之屬，綴為排筏，皆可濟渡。法曰：遠而示之近。

漢初，魏王豹初降漢，復以親疾請歸。至國，即絕其關河，反與楚約和。漢王遣酈生往說，豹不聽。漢以韓信為左丞相，擊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

引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帥兵迎戰遂獲豹定魏

近戰

凡與敵夾水為陣我欲近攻反示以遠須多設疑兵上下遠渡敵必分兵來應我可以潛師近襲之其軍可破法曰近而示之遠

春秋越人伐吳吳人禦之笠澤夾水而陣楚人為左右陣鼓譟而進吳中兵而鼓之吳兵大敗遂至滅亡

水戰

凡與敵戰或岸邊為陣或水中泊舟皆謂之水戰近水為陣者須去水稍遠一則誘敵使渡一則示敵無疑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欲不戰則拒水阻之使敵不得濟若敵率兵渡水來戰可以水邊伺其半渡而擊之則利法曰涉水渡可擊

漢酈生說齊下之齊王日與生縱酒為樂而備守俱罷蒯通說韓信遂渡河襲破齊齊王以酈生為賣己烹之而走高密請救於楚楚遣龍且將兵救齊或曰漢兵遠來其鋒難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所亡城將聞王

在楚求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擒也。龍且曰。吾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今吾救齊。不戰而降之。何功之有。若戰而勝。齊半可得。遂進兵。與漢軍夾睢水而陣。信夜使人囊沙壅水上流。已渡。擊其軍。佯敗走。龍且喜曰。吾固知信怯。遂迫之。信使人決壅。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遂擊殺。且於睢水東。齊軍敗亡。走平齊而還。

火戰

凡戰者。敵人近居草莽。營舍茅竹。積芻聚糧。天時燥旱。因風縱火以焚之。選精兵以擊之。其軍可破。法曰。行火必有因。

漢靈帝中平元年。皇甫嵩討黃巾。漢將朱雋與賊波才戰。敗。賊遂圍嵩於長社。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敕軍士。東炬乘城。使銳卒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會帝遣曹操將兵適至。合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緩戰

凡攻戰之法。最為下乘。不得已而為之。若彼之城高池深。多人而少糧。外無救援。可羈縻取之。則利。法曰。其徐如林。

十六國前燕將慕容恪擊段龕於廣固圍之。諸將請恪急攻之。恪曰：有宜緩者。若彼我勢均，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得不速。若我強彼弱，外無救援，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敝。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龕黨尚眾，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盡銳攻之，旬日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要在自為變通耳。乃為壁壘以守之。終克廣固。

速戰

凡攻戰圍邑，若敵人糧多人少，外有救援，須速攻之，則勝。法曰：兵貴神速。

三國蜀將孟達降魏，遂權新城太守。未幾，復連吳附蜀以叛。魏司馬懿潛師進討。諸將言：達與蜀交接，宜觀望而後可。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當及其未定隄而決之。乃倍道兼行，至新城下。吳蜀各遣將救達。懿乃分兵拒之。初，達與蜀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百二十里，聞吾舉事，表上天子，比相反時，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將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懿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司馬懿兵至，達又書告孔明日：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外為木柵以自固。懿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旬日，李輔等斬達首，開城以降。

整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行陣整齊。士卒安靜。未可輕舉。伺其變動以擊之。則利。法曰。無邀正正之謀。

三國魏司馬懿討公孫淵。懿泛舟潛濟潦水作圍。棄城而向襄平。諸將曰。不攻城而作圍。非所以示眾。懿曰。賊堅城高壘。欲老吾軍也。攻之。正墮其計耳。今賊大眾皆在此。其巢穴空虛。我兵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淵見兵出其後。果邀之。乃縱兵逆擊。大破之。

亂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行陣不齊。士卒喧嘩。宜急出兵以擊之。則勝。法曰。亂而取之。說同後。

劉伯溫秘書百戰奇畧

卷八

分戰

凡與敵戰。若我眾敵寡。當擇平易寬廣之地以勝之。若五倍於敵。則三衛為正。二衛為奇。三倍於敵。則二衛為正。一衛為奇。所謂一以當其前。一以攻其後。法曰。分不分。為縻軍。梁將陳霸先。王僧辯。討侯景軍於張公洲。高旗巨艦。截江蔽空。乘潮順流。景登石頭望之。不悅。曰。彼軍士有如是之氣。不可易也。帥鐵騎萬人。鳴鼓而前。霸先謂僧辯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賊今送死。欲為一戰。我眾彼寡。宜分其勢。僧辯從之。以勁弩當其前。輕銳蹂其後。大陣衝其中。景遂大潰。棄城而走。

合戰

凡兵散則勢弱。聚則勢強。兵家之常情也。若我分兵屯數處。敵若以眾攻我。則當合軍以擊之。法曰。聚不聚。為孤旅。

後說與此同。

怒戰

凡與敵戰，須激勵士卒，使忿怒而後出戰。法曰：殺敵者怒也。

漢光武建武元年，詔將軍王霸馬武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兵四千餘救建，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於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援，戰不甚力。為茂建所敗，過霸營，大擊求救。霸曰：賊兵勢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眾又多，吾吏士心恐，而與吾相持，兩軍不一，敗道也。今閉營堅守，示不相援，彼必乘勢輕進，武恨無救，則其戰自倍。如此，茂眾疲勞，吾乘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兵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乃開營後，大出精騎襲其後。茂建前後受敵，遂敗走之。

氣戰

夫將之所以戰者，兵也。兵之所以戰者，氣也。氣之所以勝者，鼓也。能作士卒之氣，則不可太頻，太頻則氣易衰，不可太遠，太遠則力易竭。須度敵人之至，六七十步之內，乃可以鼓。令士卒進戰，彼衰我勝，敗之必矣。法曰：氣實則鬪，氣奪則老。

春秋齊師伐魯莊公將戰曹劌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鼓之齊人敗績公問其故劌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是以敗之

逐戰

凡追奔逐北須審真偽若旂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當須應之若旂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號令喧囂而不一此真敗却也可以力遂法曰凡從勿急敵人或止於路則應之

唐武德元年太宗征薛仁果其將宗羅睺拒之大破於淺水原太宗帥騎追之直趨圻塘圍之仁果將多臨陣來降復還取馬太宗縱遣之須臾各乘馬至太宗具知仁果虛實乃進兵合圍縱辯士喻以禍福仁果遂降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破敵乃合步兵又無攻具徑薄城下咸疑不克而卒下之何也太宗曰此權道也且羅睺所將皆隴外人吾雖破之然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收而撫之未易克也追之則兵散隴外圻塘自虛仁果破膽不暇為謀所以懼而降也

歸戰

凡與敵相攻，若敵無故退歸，必須審察果力疲糧竭，可選輕銳躡之。如是歸師，則不可過也。法曰：歸師勿過。

漢獻帝建安三年，曹操圍張繡於揚。劉表遣兵救之，繡欲安眾守險，以絕軍後。曹軍不得進，前後受敵，夜乃鑿險偽遁，伏兵以待。繡悉兵來追，操縱奇兵夾攻，大破之。謂荀彧曰：敵過我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勝之也。

不戰

凡戰，若敵眾我寡，敵強我弱，兵勢不利，彼或遠來，糧餉不絕，皆不可與戰。宜堅壁持久，以敵之，則敵可破。法曰：不戰在我。

唐武德中，太宗率兵渡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李道宗時年十七，從軍，與太宗登玉壁城，觀賊陣。顧謂道宗曰：賊恃其眾來邀我戰，汝謂何如？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以力爭。今我深溝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將竭，當自離散，可不戰而擒也。太宗曰：汝見識與我相合。後果食盡，夜遁，追入介州，一戰敗之。

必戰

凡興師深入敵境。若彼堅壁不與我戰。欲老我師。當分兵攻其軍主。擣其巢穴。截其歸路。斷其糧草。彼必不得已而須戰。我以銳卒擊之。可敗。法曰。我欲戰。敵雖深溝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三國魏明帝景初三年。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往遼東。討公孫淵。帝曰。四千里征戰。雖云用騎。亦當任力。不當計要後費也。度淵以何計得策。懿曰。棄城預走上策也。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城。此成擒耳。曰。三者何出。懿曰。惟明君能度彼。我預有所棄。此非淵所及也。帝曰。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之期足矣。遂進兵。淵遣將帥步騎數萬屯遼。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吾兵。攻之正墮其計。此王邑之所以恥。遇昆陽也。彼眾在此。巢穴空虛。直抵襄平。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多張旂幟。欲出其南。賊盡銳赴之。懿則潛棄賊。直趨襄平。賊將戰。敗。懿圍襄平。諸將請攻之。懿不聽。陳珪曰。昔攻上庸。旬日之中。破堅城。斬孟達。今日遠來。而更安緩。愚且惑之。懿曰。達眾少而食支一年。淵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較一年。安事

速為以四擊一止。令失半而克。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而計糧也。况賊眾我寡。賊飢我飽。而雨水乃爾。攻具不設。促之何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憂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恃其眾。故雖飢困。不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若求小利而驚之。非計也。既而雨霽。造攻具。攻之。矢石如雨。糧盡窘急。人相食。乃使其將王建。柳甫。請解圍。當君臣面縛。懿斬之。淵突圍而走。懿復追及泝水上。殺之。遂平遼地。

避戰

凡戰。若強敵初來。氣銳。我之勢弱。難以相持。且當避之。伺其疲敝。而擊之。則勝。法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漢靈帝中平六年。涼州賊王國圍陳倉。以皇甫嵩討之。董卓請速進。嵩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之。是以善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陳倉雖小。城固且備。未易拔也。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眾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國攻之。終不下。其眾疲敝。解去。嵩進兵追擊之。卓曰。窮寇勿追。歸師勿遏。嵩曰。不然。乃獨追擊而破之。卓猶是

有慙色。

圍戰

凡圍戰之道，圍其四面，須開一角以示生路，使敵戰不堅，則城可拔，軍可破。法曰：圍師必缺。

漢末，魏曹操圍壺關，攻之不能拔。操怒曰：城拔，皆坑之。連日不下。曹仁言於操曰：圍城必示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以必坑，使人人自為守，且彼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延日久。今屯兵堅城下，攻必死之敵，非良策也。操從之，乃拔其城。



劉伯溫秘書一戰奇畧

卷九

聲戰

凡戰所謂聲者，張虛聲也。聲東而擊西，聲彼而擊此，使敵人不知其所備，則我所攻者，乃敵人所不守也。法曰：善攻人者，敵不知其所守。

後漢建武五年，耿弇與張涉相拒。涉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餘里。弇進兵，晝中居二城之間，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雖大而易攻，乃敕諸將令俟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日夜為備。至期，弇敕諸將夜半皆蓐食，會明至臨淄，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城。弇曰：西安聞吾欲攻，日夜備守，今臨淄出其不意，必至驚擾，攻之則一日可拔。臨淄拔則西安孤，張藍與涉阻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攻西安卒不下，屯兵堅城，兵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帥兵奔還臨淄，併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重地，後無轉輸，旬日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入拔之，以據其城。張藍聞之，果將兵亡去。

和戰

凡與敵戰。必先遣使約和。敵雖許諾。言語不一。因其懈怠。選銳卒以擊之。其軍可破。法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秦末天下兵起。沛公西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峽關。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聞其將多屠賈子。以利動之。則易為願。且留壁。使人先行。為萬人具食。乃益張旂幟為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士卒不從。當因其懈怠擊之。沛公乃引兵擊。大破之。

受戰

凡戰。若敵眾我寡。暴來圍我。須相察眾寡虛實之形。不可輕易遁去。恐為尾擊。當圍陣外。向受敵人之圍。雖有缺處。我自塞之。以堅士卒之心。四面奮擊。必獲其利。法曰。敵若眾。則相眾而受敵。

北史魏晉泰元年。高歡討信都校尉爾朱兆。孝武帝永熙元年。秦拔鄴。爾朱光自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中遠自東郡。同會於鄴。眾二十萬。夾障水而軍。歡出屯紫陌。馬

不滿三千步不滿三萬乃於韓陵為圓陣連牛驢以塞歸路將士皆以為必死精兵步騎從中出四面擊之大破兆等。

降戰

凡戰若敵人來降必要察其真偽遠明斥堠日夜設備不可怠忽嚴令偏裨整兵以待之則勝法曰受降如受敵。

漢獻帝建安二年曹操討張繡於宛降之既而悔恨復叛襲擊曹操軍殺曹操長史及子昂操中流矢師還舞陰繡將騎來操擊破之繡奔劉表操謂諸將曰吾強繡失在不便取質以致於此諸君觀之自今以後不復敗矣。

天戰

凡興師動眾伐罪弔民必任天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放逐賢人誅殺無辜旱蝗水雹敵國有此舉兵攻之則無有不勝法曰順天時而制征罰。

東齊後主緯隆化元年擢用邪佞陸令萱和士開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言何洪珍等參預機權各領親黨陞擢非次法官由財進獄以賂成亂政害人遂致旱蝗水潦盜

寇並起。又猜嫌諸王，皆無罪受捐。丞相斛律光及弟荆山公羨，俱無罪受誅。漸見覆溺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帝乘此一舉而滅之。

人戰

凡戰，所謂天時者，惟人和而可破妖祥也。行軍之際，或梟集牙旗，或杯酒變血，或麾杆毀折，惟主將決之。若以順討逆，以直待曲，以賢擊愚，皆無疑也。法曰：禁邪去疑，至死無所之。唐武德六年，輔公祐反，詔趙郡王李孝恭等討之。將發，與將士宴集，命取水，水變為血。在座皆失色。孝恭自若曰：諸公勿疑，此公祐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眾心為安。先是，賊將拒險邀戰，孝恭堅壁不出，以奇兵截其糧道。賊飢，夜薄李孝恭營。孝恭堅卧不動。明日，以羸兵扣賊營挑戰，別選騎陣以待。俄而羸却，賊追遇祖尚薄戰，遂敗。趙郡王乘勝破其別陣，輔公祐窮走，騎生擒之。

難戰

凡為將之道，要在甘苦共眾。如遇危險之地，不可捨眾而自全，不可臨難而苟免。護衛周旋，同其生死。如此，則三軍之士，豈忘已哉？法曰：見危難，毋忘其眾。

魏曹操征孫權還張遼樂進李典將七十餘萬屯合肥操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書題其函曰敵至乃發俄而權帥眾圍合肥乃發此教曰若孫權至此張李將軍出戰樂典守城護軍勿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乃敵至此破我必矣是以指教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勝負之機在此一舉諸公何疑李典意與遼同以是遼夜募敢從得八百人椎牛享士明日大戰平旦遼披甲出戰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呼自名衝陣至權麾下權大驚眾未知所以走登高權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下權不敢動乃聚兵圍遼數重遼左右麾直前急擊圍解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呼號曰將軍其舍我耶遼復入圍援出餘眾權軍無敢當者自旦至日中吳人氣奪遼修守備眾乃安心悅服權守合肥旬日城不得下乃退遼帥將追之幾復獲權

易戰

凡攻戰之法從易者始敵若屯備數處必有眾寡強弱我可遠其強而攻其弱避其眾而擊其寡則無不勝法曰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

北史周武帝伐齊之河陽宇文弼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彼分之

曲城小山平。攻之易拔。武帝不納。終無成功。

離戰

凡與敵戰。可密候鄰國君臣交接有隙。乃遣諜者以間之。彼若猜貳。我以精兵乘之。必得所欲。法曰。親以間之。

戰國周赧王三十一年。燕昭王遣樂毅。并將秦魏韓趙之師伐齊。破之。湣王出奔於莒。燕軍聞齊王在莒。合兵攻之。楚使淖齒將兵救齊。淖齒反欲與燕將分齊地。執湣王。數其罪而誅之。復堅守莒城。即墨以拒燕兵。數月不下。樂毅并圍之。即墨大夫戰死城中。推田單為將軍。頃之。燕昭王薨。惠王立。惠王為太子時。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樂毅與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士。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乃使騎劫往代毅將。毅遂奔趙。燕將士由是不和。單乃詐以卒為神師而視之。列火牛陣。大破燕軍。復齊七十餘城。迎襄王。自莒入臨淄。

餌戰

凡戰。所謂餌者。非謂兵者置毒於飲食。但以利誘之。皆為餌兵也。如交鋒之際。或棄牛馬。

或捐財物。或捨輜重。皆不可取之。取之必敗。法曰。餌兵勿食。

漢獻帝建安五年。袁紹遣兵攻白馬。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追之。軍至延津南。操駐兵紮營南坡下。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為餌兵。如之何其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十騎前後至。諸將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曰。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縱擊。大破之。



卷十

疑戰

凡與敵對壘。我欲襲敵。須叢草雜木。多張旂幟。以為人屯。使敵備東而我擊其西。則必勝。或我欲退。偽為虛陣。設留而退。敵必不敢追我。法曰。眾草多障者。疑也。

北史周武帝東討。以宇文憲為前鋒。守雀鼠谷。時陳王純屯十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栖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汶水關。並憲節度。密謂椿曰。兵者詭道。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為菴。示有所處。兵去之後。賊至猶疑。時齊王分兵向十里徑。又遣眾出汶水關。自帥大軍與椿對。椿告齊兵急。憲自往救之。會軍敗。齊追逐。師夜引還。齊人果以柏菴為帳幕之備。遂不敢進。翌日始悟。

窮戰

凡戰。如我眾敵寡。彼必畏我兵勢。不戰而遁。切勿追之。蓋物極則反也。宜整兵緩追。則勝。法曰。窮寇勿追。

漢趙充國討先零，羗兵至羗虜所在，羗久屯聚弛懈，望見大軍，棄輜重，渡湟水道隘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相顧；急之則還死戰。諸校曰：善。羗兵赴水溺死者數百，餘皆奔潰。

風戰

凡與敵戰，若遇風順，致勢而擊之；或遇風逆，出不意而搗之，則無有不勝。法曰：風順致勢而從之，風逆則堅陣以待之。

五代史：晉郡排陣招討使符彥卿等與契丹戰於陽城，為敵所圍，而軍中無水，穿井輒崩。又東北風大起，敵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何以用兵！令士卒枉死，諸將請戰。杜威曰：俟風少定。徐觀可否。李守貞曰：風沙之內，彼眾我寡，莫測多少，但力戰者勝，正藉風力助我也。呼曰：諸君齊擊賊。符彥卿召諸將問計，或曰：敵得風勢，宜待風回。彥卿亦以為然。右廂副使樂元福謂曰：今君飢渴已甚，若待回風，吾屬皆為敵有矣。且敵謂我軍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說道也。符彥卿等乃率騎奮力擊之，逐北二十餘里。契丹主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擊之，得一索駝，乘之遁。

晉軍大定。

雪戰

凡與敵人相攻，若雨雪不止，覘敵無備，可潛軍擊之，其勢可破。法曰：攻其所不戒。唐遣唐鄧節度使李愬討吳元濟。先是愬遣將將千餘騎巡邏，遇賊將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騎將，嘗為東邊患，眾請剗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遂命解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其德，愬署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主謀也。然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擒之，則秀琳自降矣。鐵文及光洽被執，秀琳果降。愬延光洽問計，光洽對曰：將軍必欲破賊，非得李祐不可。祐賊健將也，有勇畧，守輿橋柵，每戰常輕官軍。時祐率眾割麥於野，愬遣史周誠以壯士三百伏林中，秀琳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獨待以客禮。時復與語，諸將不悅。愬力不能獨完，乃械祐送之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成功。詔以祐還愬。愬見祐大喜，署為兵馬使，令佩刀出入帳中。乃定破蔡之計，令祐以突將三千為前鋒，李忠義副之。愬以監軍三千為中軍，李進誠以三千殿為後軍。令曰：但東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

戍卒敕士少休。令士卒食乾糧。整鞵鞞弓刃。時大雪。旂旆折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亦自謂必死。諸校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眾皆失色。相泣曰。果落李祐之奸計矣。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盛。分輕騎斷賊朗山之援。又斷洄曲及諸道橋梁。行七十里。至懸瓠城。城傍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初蔡人拒命。官軍凡五十餘年。不能至其城下。故蔡人俱不為備。祐等坎城先登。眾從之。殺守門者。而祇留擊柝以警夜。納其眾城中。雞鳴雪止。遂執元濟。監送京師。而淮西悉平矣。

養戰

凡與敵戰。若我軍曾經挫衄。須審察其士卒之氣盛。則激勵而戰。氣衰則且養氣。待其可用。而使之。法曰。謹養勿勞。併氣積力。

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荆。度用幾何人。信對曰。不過二十萬人足矣。及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將軍老矣。何怯也。乃命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以伐荆。翦因不用。遂謝病歸頻陽。信與蒙恬攻楚。大破之。乃引兵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不頓谷。大敗信軍。入西壁。殺七都尉。信奔還。王怒。自至頻陽。見王翦。強起之。對曰。老

臣悖亂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從之。翦遂將兵。王送至灞上。荆人聞之。悉兵以禦。翦堅壁不戰。日休士卒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與士卒同甘苦。久之。問軍中戲乎。曰。方捉石超距。翦曰。可用矣。荆人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至鄆南。殺其將軍項燕。兵遂敗走。翦乘勝畧定城邑。

畏戰

凡與敵戰。軍中有畏怯者。鼓之不進。未聞金而先退。須擇而殺之。以戒其眾。若或三軍之士。人人皆懼。不可加誅戮。須當假之以顏色。示以不畏。說以利害。喻以不死。則眾心自安。法曰。執戮禁畏。大畏則勿加殺戮。示之以顏色。告之以所生。

南史陳武帝討王僧辨。先召文章與謀。時僧辨壻杜龕據吳興。兵甚眾。武帝密令文章速還長安。立柵備之。龕遣將杜泰乘虛掩至。將士相視失色。帝言笑自若。部分益明。於是眾心始定。

書戰

凡與敵眾對壘。不可令軍士通家書。及親戚往來。恐其言語不一。眾心疑惑。若信一通問。

則心有所恐。親一往來。則心有所戀。

漢將關公屯江陵。吳以呂蒙代魯肅屯陵口。蒙初至。外倍修恩德。與公厚結好。襲取公之公安南郡。而蜀將多降于蒙。蒙入據城。得公將士家屬。皆撫喻。令軍士不得於人家有所取求。蒙麾下士與蒙同汝南人。取民一笠。以覆官鎧。雖是因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乃親泣而斬之。以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者。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與衣糧。公還在道路。每使人相問。蒙輒厚遇之。周遊城中。家家致問。公使還。士卒私相參問。咸賀家門無恙。相待過於平時。故公士卒皆無鬪志。會權又至。公西走章鄉。眾皆降。

好戰

夫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實不得已而始用之。不可以國之大。民之眾。遂盡銳以征伐。爭討不已。終至敗亡。悔無所追。然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黷武窮兵。禍不旋踵。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隋煬帝。國非不大。民非不眾。嗜武好戰。日尋干戈。征伐不休。及事變。兵敗遼城。禍起蕭

牆豈不為後世笑乎。吁。為人君者可不慎哉。

變戰

凡兵家之法。要在應變。好古知兵。舉動必先料敵。敵無變動則待之。乘其有變。隨而應之。乃利。法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五代梁末。魏博兵亂。賀得倫降晉。莊宗入魏。梁將劉剗。乃軍於萃縣。增壘浚池。自萃及河。築甬道餉。梁帝詔剗出戰。曰。晉將未易擊。俟進取。苟得機便。豈敢坐茲患害。帝又遣使問剗以決勝之策。對曰。臣無奇謀。但人給十斛糧。糧盡皆破敵。帝怒曰。將軍留米療飢耶。又遣中使督戰。剗謂諸校曰。大將專征。君命有所不受。臨敵制變。安可預謀。今揣彼自氣盛。難可輕克。諸將以為如何。眾皆欲戰。剗默然。乃復召諸將。列軍門。人給河水一杯。因命飲之。眾未測其意。或飲或辭。剗曰。一杯之難。若是。滔滔河流。可勝既乎。眾皆失色。時莊宗以兵壓剗營。剗亦不出。帝又數遣人促之。剗以萬人薄其營。俘獲甚眾。少頃。晉兵繼至。剗退。復戰於故元城。莊宗與符彥卿。李存勗夾擊。晉兵大敗。

志戰

凡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聖人之深戒也。天下無事，不可廢武，慮有弗周，無以捍禦，必須內修文德，外嚴武備，懷柔遠人，戒不虞也。四時講武之禮，所以示國不忘戰，不忘戰者，教民不離其習兵也。法曰：天下雖平，忘戰必傾。

唐元宗時，承平日久，毀戈牧馬，罷將休兵，國不知備，民不知戰。及安史之亂，倉卒變生，文士不足以為將，市人不足以為戰，而神器幾危，舊物失守，吁！戰其可忘乎哉。

中華民國五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四版

百戰奇略（全一册）

每部定價洋三角

原著者 明 劉 伯 溫

印刷者 上海中華新教育社

發行者 上海中華新教育社

分售處 上海大世界書局
上海大東書局
上海啓新書局
各省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總發行所上海
愛而近路
慶祥東里
中華新教育社

國家圖書館



000797627



蘇聯... 中華... 蘇聯...

097

音